

台湾 高阳

乾隆韵事



乾隆韵事

台湾 高阳

1247.5
1.9

57354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1985 · 北京

责任编辑：宜 言

封面设计：勤 卓

装帧设计：庞秋阳

乾隆韵事

台湾 高 阳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二二〇七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 18 · 374,000
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
书号：10309·94 定价：3.80元

康熙四十九年五月初一。

大驾循例离京城往北，经密云出古北口到热河，驻蹕“避暑山庄”。千乘万骑，扈从如云，随行的百官以外，自然还有太子及皇子。嫡出的太子名胤礽，行二。皇后生胤礽时难产而崩，所以胤礽从落地就没有母亲。因为如此，特蒙皇帝宠爱，在两岁时就被立为太子。

可惜太子资质虽好，不喜读书，自幼为一班佞臣所谄媚，养成骄纵狂妄的性格，而且天性凉薄，竟有弑父的企图，因而在前年九月，在皇帝自塞外的归途中被废，并命皇长子监视。

皇长子名叫胤禔，长太子两岁。清朝的家法，皇子的身分视他母亲的身分而定，胤禔为庶妃所生，所以居长而不能成为太子，只封为直郡王。他跟太子不和，皇帝只有命他监视才可以放心。

回到京城，皇帝命内务府在住处文渊阁西北的上驷院，设一座毡帐，监禁胤礽。奉派看守的，除了胤禔以外，还有皇四子多罗贝勒胤禩。因为他跟太子亦不甚和睦，而跟胤禔比较接近，所以命他与胤禔看守胤礽。

弟兄中与胤礽较好的，是大胤禩一岁的皇三子诚郡王

0091/16

胤祉。不久，胤祉发觉了一项阴谋，直郡王胤禔与多罗贝勒胤禛，指使一个蒙古喇嘛巴汉格隆，用妖法魔咒胤礽。一经检举，皇帝派人彻查，果有其事。但胤禛不肯承认，说服一向跟他很亲近的，犹未受封的皇十三子胤祥出来顶罪。结果胤禔被监禁于家；胤祥圈禁高墙；而胤禛不但无罪，且在康熙四十八年三月，复立太子的同时，晋封为雍亲王。当然，胤祉亦由郡王晋为亲王了。

*

*

*

盛夏已过，序入凉秋，皇帝如果这年在热河，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狩猎，名为“打围”，文雅的说法，叫做“木兰秋狝”。

木兰是个县名，土名“围场”，在避暑山庄所在地承德以北四百里的地方，这里有座山，名为锥子山，林深菁密，水草茂盛，有各式各样的野兽，是极好的狩猎之地。二十多年前，由蒙古翁牛特这个部落的藩王，拿它献于朝廷，因而制定了“秋狝之典”。皇帝的意思，八旗劲旅长于骑射，怕承平日久，荒废了武艺，懈怠了身手，借此作为一种习武于事的锻炼。

每到木兰打围，蒙古数十部的王公、台吉——王公之子，“台吉”是汉语“太子”的谐音，相率架鹰牵狗，策骑赴会。另外，由各部落合派精壮之士一千二百五十人，称为“虞卒”，以兵法部勒，专服行围之役。

每到行围之时，特设黄龙大纛，即为御营所在的中军，左、右两翼用红白旗作标志，末端则用蓝旗，皆由管围大臣会同蒙古王公管理。先期派出人去，搜索山林，惊扰野

兽，由远而近，渐渐赶入围场。

到了皇帝亲自打围的那一天，五鼓时分，就有蒙古虞卒，虎枪营的士兵，以及由八旗特别挑选出来的射手，分道远出，在三十里，甚至八十里外，向大纛所在的围场集中。

及至渐渐合围之时，虞卒皆卸下硬盔，用马鞭子使劲敲得“卜、卜”作响，同时用蒙古话高喊：“吗呜尔噶，吗尔噶！”

“吗尔噶”就是蒙古语的帽子。这样个个脱帽，递次相传，直到中军。知道快要合围了，于是职位最高的管围大臣，一面飞报驻蹕的行营，一面拥着黄龙大纛，由中道徐徐向前行去。边行边指挥，行围的虞卒，赴会的蒙古王公，扈从的皇子亲贵，文武大臣，各自往预先指定的位置集中，静待大驾入围。

等皇帝一入围，包围圈就会以特定的一处高冈为中心，很快地收紧。这处高冈，视界特佳，名为“看城”，皇帝先在看城的黄幄中，听取报告，了解情势。及至两翼末端的蓝旗一到，便是方圆两三里的合围之势已成，皇帝出看城上马，下令逐猎。一时狼奔兔逸，马嘶犬吠，杂以阵阵欲呼啸号之声，真个岳动山摇，天地变色，那怕是恶劳好逸，胆子极小的懦夫，都忍不住有追奔逐北，跃跃欲试之心。

围场中百兽皆具，独少麋鹿，因为鹿性易惊，与虎豹豺狼，难以合群。因此行围猎鹿，另有一套制度。

这套制度名为哨鹿。大致在五更放围之前，皇帝只率少数亲卫出营，往预先勘定的鹿聚之处悄悄行去，队伍分做三队，出营十余里。先命第三队留驻；再行四五里，又

命第二队留驻；更行二三里，将及目的地时，把第一队亦留下，此时的扈从，不过十几个人，方始下令哨鹿。

于是有一名侍卫，身披鹿皮，头顶一具制得极其逼真的假鹿头，呦呦作鹿鸣——须是公鹿之声。不久，听得远林低昂，渐有和鸣，母鹿都找公鹿来了！

据说鹿性最淫，一头公鹿可御数十头母鹿，而母鹿来就公鹿时，每每口衔灵芝，为公鹿的滋补之剂。

但因哨鹿而来的母鹿，或许由于事先未备，仓卒应合的缘故，来不及觅仙草作进身之阶，所以谁也不曾捡到灵芝。只听枪声一响，知道皇帝已开始下手，于是后驻的三队飞骑向前，追逐四散的群鹿，打倒一头，随即下马，用随身携带的解手刀，割开喉管，吮吸鹿血，是其效如神的壮阳剂。

*

*

*

围场是总名，在这植柳为界的数百里大围场中，共有四十七个小围场，这天——八月底最后一次行围，是在离承德不远的阿格鸠围场。

这个围场多鹿，由哨鹿之声一起，低昂远近，应和之声，连绵不绝，不久林间出现了鹿影，徘徊瞻顾，在找公鹿。皇帝停辔端枪，静静等着，直待母鹿追巡四集，方始开火。清脆的枪声，划破了静寂的晓空，接着便听见一片欢呼声，一头极大的梅花鹿，已为皇帝一枪打中要害，倒在血泊中了。

后驻的各队，以枪声为信号，一齐策马飞奔，发现鹿影，紧追不舍。第一队的领队是皇四子胤祺，挑中了角有

三尺的一只大鹿，全力追赶。鹿快，他的马也快，一前一后，追逐了有一顿饭的工夫，方得下手，第一枪打中鹿头，第二枪打中鹿胸，看它的脚步慢了下来，不多几步，侧身一倒。胤禩亦就勒住了马，回身看时，只有一个名叫恩普的“哈哈珠子”，正气喘吁吁地赶了上来。

“爷的马快！”恩普滚鞍下马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“大家都跟丢了。”

胤禩得意地笑着，取下系在马鞍上的皮水壶，拔开塞子喝了几口，方指着鹿问：“怎么办？”

“砍下鹿角回去登帐。”恩普一面取木碗，一面说道：“奴才取鹿血来给爷喝。”

很快地，恩普舀来一碗鹿血，胤禩将温热的木碗接了过来，一口气喝了大半碗，嫌血腥气不想再喝了。

“快去砍鹿角，完事了好走。”

恩普已缓过气来了，动作十分俐落，砍下鹿角，先将尖端上两小截新生的鹿茸折了下来，掖在腰里，方始扛了两架鹿角来复命。

“那多狼狈！只要一截就够了。”

恩普答应着，将两架鹿角各取一截，插在腰带上，然后服侍主人上马，缓缓向南行去。

行不多时，胤禩突然觉得冲动得厉害，心里知道，这碗鹿血的劲道发作了。此时此地，唯有澄心息虑，尽力自制，可是怎么样也压不住那一团火，而且跨在马鞍上的两股，有东西梗得难受，非即时松一口气不可。

“恩普！”

恩普策马在前，听得喊声，圈马回来，将上半身斜俯

着，听候发话。

“这儿附近有人家没有？”

恩普摇摇头说：“不会有的。”

胤禩不知道怎么说了，脸胀得通红，连一双眼睛都是红的。

恩普大为诧异，凝神细想了一会儿，方始问道：“爷可是涨得难受？”

“对了！”胤禩如释重负似地答说：“涨得一刻忍不得。”

“那，那可怎么办呢？”

胤禩亦不知道该怎么办？只觉得躁急难耐，不由得恨恨地骂道：“混帐东西，平时白疼了你，这么一点小事，都不肯用心去办！”

恩普不敢回嘴，苦苦思索了一会儿，突有所悟，眉目轩扬地说：“有法子了，翻过山，就是园子，我去找个妞儿来替爷出火。”

“园子”就是避暑山庄，则“妞儿”自然是宫女。清朝的家法极严，皇子勾搭宫女，亦算秽乱宫闱，会获严谴。所以胤禩直觉地认为恩普荒谬绝伦，越发生气。

“你简直是畜生！说出这样话来，可知你心目中无父无君，就该捆到内务府，一顿板子打死！”

恩普吓得脸色都变了，自然不敢再作声，而胤禩却大有悔意：因为细想一想，此事也没有什么做不得。不过话是如此之硬，自己要想转圜，已万万不能，因而脸上现出一副沮丧的神色。

这副神色落在恩普眼中，未免困惑。他想象中所见的应该是怒容，不道是这样可怜兮兮的神情，其故

安在？

细想一想恍然大悟。主人的性情，向来说的是一套，做的又是一套。为今之计，不管他说什么，只要能找来“姐儿”就决不会错。

想停当了，便说一句：“爷请上马吧！”

一面说，一面认蹬扳鞍，跃上马背，狠狠加上一鞭，往南直上坡道。

胤禩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去找宫女？反正其势不能不跟着走。策马上岭，山庄在望，顺着坡道疾驰，很快地到了平地，只见草地尽处，是一片菜畦，然后是一片树林，宫殿还远得很呢！

再定睛细看时，恩普已越过菜畦，在林边一座小屋中停了下来，下马注目，似有所待。胤禩使用双腿一夹马腹，直到恩普面前才停住。

“爷，”恩普指着小木屋说，“请里面等等，我尽快回来。”说完，匆匆走了。

这下，胤禩心里明白了。走进小屋一看，里面有张土炕，炕上铺着一领旧草席，此外什么都没有了，不过倒还干净，便在炕沿上坐了下来。

这一坐下来，想到恩普不知道会找来怎么样一个人，顿时心猿意马，自己都听得见自己心跳的声音，而屁股上象长了刺，再也坐不住，三脚两步走到门口去望，人影杳然，不免怏怏，转念自思，没有那么快，且耐一耐。

想是这样想，却做不到，望了四五次，仍无消息，心里发恨，这恩普麻木不仁，莫非不知道这是一刻都忍不得的事？还是这么慢吞吞地，非抽他一顿鞭子不可。

正在这样生闷气时，听得屋外有个很清脆的声音在说：“亏你怎么找得这个地方？其实要说话，那儿都可以说，何必大老远的上这儿来？”

“这儿才好！”是恩普的声音，“这儿是福地，准遇贵人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呀！我一点儿都不懂。”

“你一进去就懂了。”

接着只见踉踉跄跄冲进一条影子来，辫梢飞得老高。想必这宫女是让恩普推了进来的。

胤禔的一个念头不曾转完，只听那宫女惊呼道：“四阿哥！”

“别嚷嚷！”是恩普在吆喝，胤禔随即眼前一黑，听得外面高声在说：“她长得不怎么体面，所以我把门关上。爷将就着用吧，倘或有人来，别出声，我自会打发人家走。”

雨散云收，胤禔身心俱泰，在黑暗里草草扎束停当，心里在想，应该有所赏赐，想起荷包里有数十粒金豆子——那是学的皇帝所宠信的文学侍从之臣高士奇的法子，凡向御前当差的太监有所打听，抓几粒金豆子作为酬谢，但手一摸到腰上，立刻有所警觉，她的女伴会问她：金豆子从何而来？这不就牵出了这一段没来由的露水姻缘。

算了，他将这个念头，立即抛开，摸索着向门口走出。

“四阿哥要走了？”

“嗯！”胤禔答应着，将脚步停了下来，他在考虑，要怎么叮嘱她两句，不可将此片刻的邂逅泄露。

这宫女不知道他的心事，只以为是要她去开门，所以加快脚步，到得门口，将板门拉开一条缝，探头往外看了一下，回脸说道：“没有人。”

没有人不走何待？胤禩大步擦身而过，不经意回头一望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直到此刻，他才看到她的脸，长得奇丑无比，胤禩想到刚才紧紧搂住她的光景，胸中象误吞了一粒老鼠屎似的，一阵一阵地想呕。

等他脚步踉跄地往前直奔时，恩普从横刺里截了过来，他本来挂着一脸笑容，看到胤禩的脸，不由得愣住了，气色好坏，怎么回事？

“马呢？”胤禩问。

“喏，在那边，奴才去牵过来。”

上了马，胤禩一言不发，打马往北，恩普知道他的意思，仍旧翻岭回去归队，便紧跟着不舍。

胤禩在马上思量，这件事要传出去，自己就失却竞争皇位的资格了，即使能够如愿以偿，也留下一个为臣下所讪笑的话柄，岂不有伤“圣德”？

这非当机立断不可，念头转定，随即勒住了马，细细瞻望，云雾凄迷，正临峡谷，到了一处需要留神的地方了。

“恩普！”

“奴才在。”

“这儿的地名叫什么？”

“奴才不知道。”恩普答说，“走倒走过两回，路很狭，一面是峭壁，一面是悬崖，掉下去……”他猛然省悟，说话太不知忌讳了，吐一吐舌头，加了一句：“爷千万当心！”

“倒是你该当心！走，带路。”

于是恩普一拎缰绳，策马而前，胤禩紧跟着，占了靠峭壁的一面，几乎是并辔而行。

恩普紧靠悬崖，用脚碰碰马腹想赶在前面，占住路心，

不道胤禩已一鞭子挥了过来。

这一鞭子不打人，只打马，打马又不打马股，只打马眼。那一下，恩普的马象发了癫症似的，横蹦乱跳了两三下就将恩普掀得往上一抛，再往下一落，七颠八倒地，好久才落入谷底。

于是胤禩头也不回，循山路一直往前，转过一座崖壁，豁然开朗，遥望坡路，有七八骑疾驰而来，从服饰上辨出，都是侍卫。胤禩心里明白，必是不见他回队，分途来寻找了。

他猜得不错。那七八个人望见人影，远远就喊：“四阿哥、四阿哥！”

胤禩勒住了马等，等到人到，看清楚为头的是一名御前侍卫赛音乌，心里又安慰又不安。安慰的是父皇特遣近侍来找，足见关爱；而不安亦正为此，一回去少不得要受几句责备。

“四阿哥！”赛音乌滚鞍下马，跑下来抱住他的腿说，“可算让奴才找着了。”

“一时不服气，非追上那头鹿不可。”

“到底让我追上了。”胤禩突然叹口气，“唉！”

“怎么？”赛音乌站起来问。

“你们去看！”胤禩往回一指，“恩普不知怎么不小心，摔到山涧里，连个影儿都不见！我在那儿站了半天，傻子！一个鲜蹦活跳的孩子，好没缘由地就这么没了，想想！唉，真是！”他默然地，摇头不绝。

“一个孩子罢了！爷不必伤心。”赛音乌说，“万岁爷不见四阿哥，挺不放心的！请快上马吧！”

胤禩点点头，上了马。赛音乌派出两名蓝翎侍卫，去看恩普的下落，自己陪着胤禩，赶回围场。

见了皇帝，倒没有受多大责备，只说：“你也三十出头了，不能象年纪轻的时候，做事只顾自己的高兴。行围也就跟打仗一样，穷寇莫追，为了追一头鹿，把好些好机会丢掉了，不可惜吗？而况，你这又是无谓的涉险。”

胤禩自然诚惶诚恐地受教。等皇帝撤围，陪侍者回到避暑山庄，派人检点行囊，准备扈蹕回銮。

恩普这件事，似乎该有个交代。推度常情，第一步应该是确确实实弄清楚恩普的生死下落，因而派个人到赛音乌那里去查问究竟。

此人到时，恰好两名蓝翎侍卫在向赛音乌复命，道是：“脑袋都摔破了，浑身都是伤，好惨的样儿。”

“那得通知内务府的人料理啊！”

“已经通知了。”

“马呢？也摔死了吗？”

“马可是找到了！”那蓝翎侍卫走近了，低声说道，“有件事可透着有点玄，恩普的那匹马，左眼全是血，挺长的一道伤痕，仿佛是让人拿马鞭子狠狠抽了一下。”

赛音乌一愣，随即在脸上出现了戒备的神色，而且是很严重的样子。

“这话可不能瞎说！这年头，多吃饭，少说话，事不干己，最好别管。听别人说去，咱们听都不听。”

“这……，这是什么讲究？”

“别问！”赛音乌沉下脸来呵斥，“告诉你们的是好话！”

两名蓝翎侍卫不敢多说，悄然退下。赛音乌将胤禩派

来的人唤了进来，说是恩普的尸首已经找到，摔得很惨，已通知内务府的随扈人员料理身后。又找到一匹马，不知可是恩普所骑，不妨领了回去。

这件事，就在赛音乌的遮掩之下过去了。满洲话“哈哈”是男，“珠子”是小孩，合起来就是男孩子。一个小厮摔死了，不算回事，谁也没有理会。

*

*

*

第二年，康熙五十年，皇帝照例又是五月初避暑热河。大驾未到之前，总管太监就在发愁了，有件事始终不知道该怎么处置？而要一闹开来，说不定就有好几颗人头落地。

这个总管太监叫康敬福，行年七十，从避暑山庄落成之时，就在这里当差，为人谨慎细密，曾经处理过许多疑难棘手的纠纷，唯独对摆在眼前的这个难题，却是一筹莫展。

起先还存着希冀之望，等随扈的四阿哥到了，找个机会，在私底下向他探询其事。只要他承认了，天塌下来有长人顶，自己至多落个监察不严的处分，那知扈从的名单，偏偏就没有胤禩的名字。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二大叔，你老就愁死了也没用！”康敬福手下最得力的太监何林劝他，“当初你老要肯听我一句话，不早就没事了？即便是此刻，也还不晚，你老就狠狠心，下个决断吧！”

“唉！”康敬福慨然而叹：“我就是狠不下这个心！”

于是相对无言，都落入回忆之中。康敬福记得这个名叫金桂的宫女，前年就该放出去了，只为她长得太丑，连

多瞧她一眼的人都没有，兼以家世孤寒，没有亲人来领回去。好在天家富贵，那里不养一个闲人，而且料她丫角终老，决不会有“女大不中留”的麻烦，所以康敬福就让她留了下来。

谁知怎么样说也不会有麻烦，偏偏就有了！约莫是“龙抬头”的那时候，行宫里流传着一件新闻，说是金桂的肚子大了！

有那老成些的，便加叱斥：“这是什么话？决不会有这种事，也好瞎说，你长了几个脑袋？”

被叱斥的自然不敢作声，心里也着实有些疑惑。如果说金桂有孕了，怀着的自然是龙种。可是皇帝能看中金桂吗？

“说出个大天来，我也不能相信，恐怕是鼓胀病！”老成的太监这么说。

可是金桂自己不承认有鼓胀病，更不承认有孕。无奈喜酸喜作呕，有喜的小媳妇的毛病全有，掩饰都掩饰不了。这就不能不让老成的太监，都有些着慌了。

就这样，消息才传到康敬福耳朵里。骤闻之下，他诧为胡说，细一打听，方知所言不虚，一下子竟急得几乎昏厥。

“坏了！坏了！”他气急败坏地说：“出这么一件事，不送命也得充军！怎么办呢？”

渐渐地，连金桂自己都觉得瞒不住了，断断续续地透露出她的一段奇遇，但破皮得珠，对方是谁，她始终不肯明说。

话传到康敬福耳朵里，岂能不问？将金桂找了来，用他难得一见的疾言厉色喝问，终于逼得她说了四个字。

“是四阿哥!”

“四阿哥?”康敬福大吃一惊。皇子没有一个是好惹的,尤其是四阿哥,喜怒无常,脾气极大,这件事,就更难处置了。

“容易得很!”何林向他悄悄进言:“干脆弄包药让她服,一了百了!”

“你是说,”康敬福迟疑地,“送她回姥姥家?”

“对了!”

“那不行,一尸两命,我不能造这个孽。再说,也许真是四阿哥的种,金枝玉叶,可马虎不得。”

“你听金桂瞎说。我可劝你老人家,当机立断,免受其害,趁金桂的肚子还不怎么显眼下手还来得及!”

“看看,看看,”康敬福无可奈何地,“看看再说。”

眼看金桂的肚子,一天大似一天,康敬福只有下令,不准她在人前走动。可是流言却是不胥而走,都道金桂怀的是四阿哥的种,而深感兴趣的是,四阿哥会不会承认这回事?

如今四阿哥不在随扈的名单之列,他会不会承认这回事,谁也无法保证。可是瓜熟蒂落,等金桂生下孩子来,又将作何处置?这个疑问,仍然能令人发生兴趣,唯一的例外是康敬福,还有何林。

“何林,”康敬福忽然想起:“你倒算算日子看。”

“什么日子?”

“金桂怀孕的日子啊!”

“喔!”何林扳着手指计算,“说是去年九月初的事。十,十一,十二,一,二——啊,八个月了。”